

上海书画院编

讀	書
本	畫

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画读本/上海书画院编. —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
2008.12
ISBN 978-7-80725-539-0

I.书… II.上… III.①汉字—书法—艺术评论—中国
②中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 IV.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8920号

责任编辑 孙 扬
特邀编辑 邵 琦
 余 欣
 薛 珂
技术编辑 杨关麟
责任校对 周倩芸
封面设计 薛 珂

书画读本 上海书画院编

©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

邮编: 200050

网址: www.shshuhua.com

E-mail: shcpsh@online.sh.cn

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18

印张: 6 印数: 1-2000

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25-539-0

定价: 18.00元

目录

- 1 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
- 33 放笔祥云 凝毫万里——药翁自书诗卷 郑重
- 38 笔精墨妙 匠心独运——唐云的水墨山水画 童衍方
- 42 寓匠心于不经意处 江宏
- 52 山水画经典的解读——萧海春访谈
- 81 气血相濡山水秀 顾行伟
- 83 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问题 (美)詹姆斯·埃尔金斯
蒋奇谷 译 彭莱 校
- 91 “徐黄体异”论 佚翁
- 99 解题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三卷 孙慰祖

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

编者按 2008年8月，上海书画院邀请部分海上知名的书画家、学者、教授与画师们就共同关心的“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”，在书画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互为关联的方面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。现将此次研讨会的发言内容整理成篇，以飨读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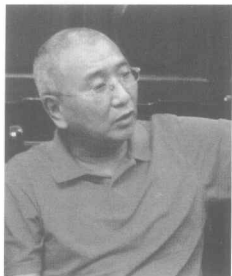
江宏 今天请大家来是希望就“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”这一话题，听取各位的高见。本来我们想讨论的题目是艺术或者是

书画的主流与非主流问题，但是，“人文”或者说“人文精神”的问题，更为基本，所以，我们希望把问题提得相对宽泛一点，包容性也更大点，针对现在只有“人”，没有“文”，这一大家共同意识到的现状，加以呈现、追溯、缕析，以期对书画艺术的创作与鉴赏有所裨益。在座各位都是各个



江宏 谿山雨后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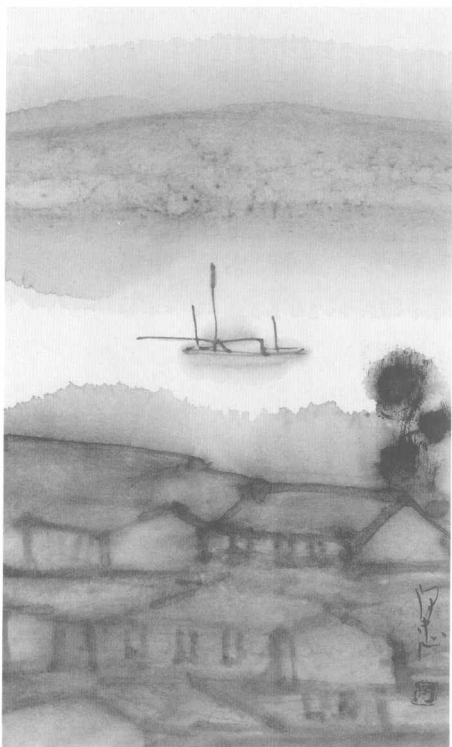
领域的专家，请大家从自身创作与研究的领域和角度，围绕中国书画，谈谈中国书画的主流与非主流，或者人文，人文精神，或者文化也好，凡是跟书画有关的东西，见智见仁，都可以说。



黄阿忠 在西方，当代艺术是作为主流的，而架上绘画便是非主流、边缘的。现实虽如此，但并不等于架上绘画已经消亡，它还有其

生存的地方。在我们国家，由于政治体制、文化背景同西方有所不同，尽管我们这里的现代艺术搞得轰轰烈烈，外国的媒体机构也来推波助澜。然而我认为，在中国，架上绘画艺术，包括国画、油画，还是主流。中国的艺术有其人文精神，中国的文化有其丰厚的传统，中国的主流艺术仍在继承着传统，传承着经典；而且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去，努力地将传统适应时代。面对轰轰烈烈的时尚艺术，我觉得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过多的考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画就怎么去画，该怎么写就怎么去写。

立足人文精神，不要去想一些奇模怪样的东西来夺人眼球。这就好像一个平时不太被人注意的人，在大众面前装个怪腔，扮个鬼脸来引起大家注意一样。虽然有时候奇模怪样的东西被人注意了，但实际上少了艺术真正的内涵，最终还是不行。精神的东西不是做个怪腔，扮个鬼脸了事的。我们一定要把认定的东西坚定地走下去，找准方向，一步一步地走，就一定能够达到目标；否则，就是背道而驰。还有一个，我认为，传统中包含着现代精神，关键在于你如何去认识。我见过清代画家梅清的画，他画的黄山就很现代，形式感很强。还有傅山，他有很传统的笔墨，但作品中透出许多现代气息，很有味道。八大的作品，里面也有很多现代的东西，问题在于



黄阿忠 江南烟雨图

我们现在怎么去看传统。

江宏 你讲的“现代”，我理解是曾经有过的和你正在创造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实际上你刚才讲的梅清也好，傅山也好，讲他们现代，是你用现代的眼光去看的。实际上不管现代也好，传统也好，中国绘画从成熟到现在，应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我是指成熟到现在；但是，一千多年来，我们的科学发生了变化，社会发生了变化，我们人类的境遇发生了变化，唯独有一点变化是很小的，那就是人的感情。比如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比如我们对死的看法，对生的认识等等。其实这些在一千多年来的变化是很微小的，所以，艺术是基于我们这种感情而言的，不能把传统和现代完全隔离起来。同样是表现情感的东西，就都是情感的真实流露，不能武断现代是怎样豁达，传统是怎样保守。绘画，或者说艺术，这个东西无所谓保守，无所谓先进。因为，人类的感情在这一千多年来的变化不是很大，所以，艺术的变化，尽管你看上去很大，其实本质上，还是不大的。



龚继先 其实，古人在精神上追求的一些东西，我们现在也在追求。比如宁静、淡泊、返璞归真等等。现实的社会，喧闹、浮躁，压力重重，于是，一些人手摇荧光棒疯狂追星，一些人在震耳欲聋的乐声中蹦迪，这是一种压力释放；一些人寄情山水，吃农家菜，住度假村，三五好友品茗论道，也是一种释放，精神追求不同而已。至于所谓“主流”，是



龚继先 年年有余图

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，两三句话说不清楚。我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有别于西方文化，关键是其哲学基础不同，因而表现出的宇宙观、世界观、审美观、价值观，以及思维方式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，反映在艺术上同样如此。中国书画是超越物质世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写意艺术，通过缘物寄情的抽象笔墨，表达的是“天人合一”、“物我两忘”、“知白守黑”、“气韵生动”，是生命的“节奏”，是“似与不似”的“神韵”。由于中国人认为天、人是融洽和谐的一个整体，在这种境界中，人的精神如天马行空，自由驰骋，信笔挥洒，无滞无碍，直抒胸臆。因此中国人对物象的观察与表现，不仅仅限于对自然美及表象的

描摹。打个简单的比方，中国人爱玉，“君子比德于玉”，这说明：玉之所以招人爱，不仅是它温润含蓄的外表及经济价值，同时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寄托了人们对人格美的追求。这和西方人爱锃光瓦亮、锋芒外露的钻石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和民族性格所产生的不同审美情趣。当前有一种艺术，叫“反主流，反体制，反传统”。有些所谓“现代艺术”、“行为艺术”已达到叫人恶心的地步，叫谁去肯定呢？无非是西方的某些基金会和某些画廊，因为这些画作迎合了他们的审美标准和要求。个别画家置自己的民族艺术传统于不顾，把西方现代艺术当作世界“先进艺术”的代表，并按西方的某些标准去“接轨”，这就值得好好研究了。我们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文化起码的尊重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标准，就会产生和西方潮流一样的所谓“中国现代艺术”。

黄阿忠 现代艺术在外国很流行，什么观念啊，装置啊等等；还有什么大地艺术，把山、树、房子等都用布包起来，搞得五花八门。问题是在现代艺术如此风行的国家，他们却有保存了几百年的完好的建筑，拜占庭式的、哥特式的都有。我想，这建筑应该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之一。我觉得，尽管西方追求现代，他们还是重视传统、经典的。2003年我在英国爱丁堡看了两个展览，一个是莫奈的专题展，那是他大约花了几年时间在海边画的礁石和海。日出、夕阳、潮起潮落，各式各样画了六十几张。看的人很多，人们拿着画册在一张一张对照原作，其认真态度令人感动。另一个在对面的爱丁堡现代美术馆。观众却不多，加上我也只有三个。里面的作品很多，说实话，我看不懂。

兜了一圈出来，留下的只是三个字：“看不懂。”其实，外国人把自己传统的东西保护得很好，他们的经典艺术没有消亡。我相信，他们家里悬挂的依然是架上绘画。



陈鹏举 我认为所有的艺术家，最初主要是为了逃避现实，是为了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觉得现在要提倡小众化，不是大众化。包括文学作品

也好，或者书画，实际上都是小众化的东西。真正懂的人是很少的，让大众都懂是不现实的。所以，每个人去寻找的东西，实际上是寻找自己。绝大多数书画家，特别是画家，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个世上生存，或者说，没有能力去应付所有世俗的东西，他们就寻找一些自己的东西。当时最好的宫廷画家，虽然帮皇帝画画，但他所有的画，本身是想画出自己心目当中的山水，在这一点上寻找自己的东西。我去敦煌看了，我想敦煌壁画不应该是中国最好的画，当时最好的肯定是宫廷里的画。那边那批画，什么人画的，实际上是社会上百无聊赖，没办法生存的人画的。他们跑到那边去，找到块地方，有人给你饭吃，过安定的日子，你慢慢去画，一个人可以画一个洞，画几十年，早上进去，晚上出来，永远看到月亮，看不到太阳。就是这批人创造了敦煌。敦煌给人的感动就在这里。一个人为了艺术，可以消耗生命，敦煌最感人的地方就在消耗生命这一点上。什么东西可以一辈子不让人厌倦？我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，都会令人生厌，或者令人生

倦。只有字画可以这辈子玩下去，因为这个东西虽然看上去很简单，但永远没穷尽的。每个人都孤独，都是独立地在做自己的事；不厌地做，是因为自己愿意。

至于艺术是不是“主流”，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。什么叫人文，人文就是天地良心。每个人内心都很软弱，特别是书画家，对艺术很敏感，想过清静和别人不相干的日子。他弄的这些东西，弄到最后，是在这里面寻找点安慰。这个实际上就是人文。人文就在这里，包括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文章。黄永玉讲过一句话：“一个作家，是什么让他高尚起来？是他的作品。”文章不能乱写，文章写了是让人看的，必须要让它成为好的艺术，往社会真、善、美的方向发展，长期下来，作者自己也会变得内心高尚起来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无非是为了做成功一个人。生命到最后，别人说这个人很端正，做人很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艺术存在境界，在艺术上可以找到很多东西，现在社会上有些人重利欲，在社会上要找个朋友都很难，只有艺术不会害人。自己玩书画，开心就好。这个东西就是人文精神，就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消失，需要



陈鹏举 杂花生花图

我们去提倡，所以有一些人就在这样做事情。所以中华民族这么长时间，留下来这么多东西，就靠这个东西传下来。

你讲理论，实际上也没什么理论，喜欢就画，至于画到什么程度，你的画在外面卖得好坏，什么人买，和个人内心追求是两件事情。包括书法也是，卖得很畅销的，往往并不是最好的。最好的作家实际上不是最时髦的；最好的作品，历史上留下的也就这些，只有小部分人会懂。书法也是这样，懂的人不会多。事实就这样，也不需要感到悲哀，世界就这样子。当时我采访赵无极，赵无极讲，当年贝聿铭的香山饭店造出来，就让他去配画。赵无极配了。有人讲这种画什么稀奇，人人画得出。贝聿铭很伤心，讲他们都不懂。赵无极讲，慢慢来。我问赵无极，你的画是抽象画，法国人懂吧？他讲法国人懂什么抽象画。我问：那么什么人懂？他回答：中国人懂。赵无极讲，所有抽象画都是走近中国的古典精神。他讲，中国书法抽象吧，外国人有什么抽象，他们不懂抽象画。他讲香山饭店的设计，贝聿铭认为是很中国文化、中国传统的，他的画也是中国传统的画，而恰恰这个东西，中国人看不懂，所以贝聿铭比较伤心。倒过来，赵无极说，中国人肯定会懂的，中国人如果不懂抽象画，全世界谁懂？他这样讲，因为中国的文字，本身就是抽象的。所以，所有的艺术，讨论到最后，实际上是小范围的，就像高手过招，他们懂，别人都不懂。艺术家无非就是向往这些东西，追求自己这点东西，做自己这点事。但是，要让全世界都承认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大画家的画，别人也说不行。你太好了，别人倒说不好。

大部分人买画，也是买行画，不会买好画。达·芬奇死的时候，人家国王会去抱着他，因为全世界死了最厉害的人。但在中国可能不当你是一回事，这没办法。确实，要大家都懂中国画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这些东西又是中国本质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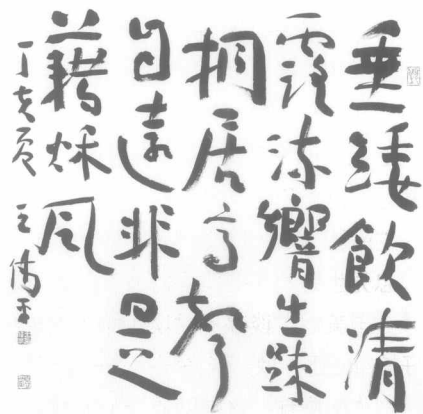
我前两天写了篇文章，讲繁体字。我讲政协有两个人提出繁体字的问题，是两个歌星。你可以讲他们懂什么繁体字，但他们真的提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因为只有繁体字才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信息，简体字实际上改变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。到现在，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，但现在中国的小孩，心里只有五十年的文化。他看到美国两百年就怕了，看到那些韩国的电视剧就怕了，这些东西怎么会这么好？我到韩国去，韩国人看到我们，说如果你们是美国人、澳大利亚人，我就会感到很自豪地说：我们韩国有六百年的历史。你们中国人来，就没法讲了。我问，你们在做书法“申遗”啊，顺利吗？他们讲，这个我们也不清楚，这是国家的事情。他们很郑重其事地跟我讲，这是很大的事情。我们中国历史太长，宝贝太多，把这些都不当回事；但这却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这次听说我们也要书法“申遗”，我忽然想通了：书法不仅仅是艺术。我以前认为书法没了，毛笔字成纯艺术了，没有实用价值了。但如果中国人抽掉书法，你就不是中国人了。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基石就是书画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奥运会，张艺谋就很懂，你这些东西抽掉，你还有什么？所以讲如果这些东西都抽掉，中国这个社会，经济再发达，也只是跟着人家，你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，因为没有这个做基础就

不行。这些东西就包括书画，包括京剧，包括中医，这是中国的传统，标志性的东西。有人讲，书法以后只能是一种娱乐了，变成纯粹的东西了。不是这样的。计算机不能承担毛笔所承担的任务，毛笔，讲得漂亮点，就是承载着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、中国人的心。这是漂亮话，但本质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你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就没了，这五千年就白弄了；但反过来讲，不可能失去这个东西。因为，包括现在的小朋友，有些小朋友看到于丹啊，余秋雨啊，就很激动。其实，不是于丹、余秋雨厉害，是因为这些小朋友，血脉里是中国人，是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向往。他不可能改变自己血脉里的东西，他想了解，但他回不去了，他不懂原来的东西，他字都不认识。你们讲的东西，他在听，他认为很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余秋雨、于丹他们才会红起来。他们讲的对不对不重要。中国的小孩，毕竟血脉里是中国人，所以他们想知道以前的东西。出版一点讲历史的书，讲点以前的东西，小孩不用看以前的古文，看看现在的书，好像感觉到昨天的一些气息了。所以，这些书才会红起来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中国文化是不可能消亡的，所以，人文精神永远存在。人文精神就是做人，人文精神讲到底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没别的东西。



王伟平 书法，其实首先应该是给自己看的，所以作品好不好主要决定于你的眼睛而不是手。现在书法作品主要用于展览，给

别人去看，所以求大，作品求个性张扬，甚至于用各种颜色的纸张拼接。所谓视觉冲击，也只是想吸引一下别人的眼球，去注意你的作品。至于草法是否有错，结构是不是合理，都不是主要的了。这和我们年轻时不一样，当时参加展览的作品是绝对不能有错的，可能现在社会也宽容了，但我们想一件好的书法作品不仅要在展览中吸引人，更重要的还是耐看。书法要有个性，要创新，这没错，但要创新首先在于继承传统，个性、风格是在继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汉字是书法的根本所在，所以书法家首先要把字写对。我想那些画画圈，没有字的作品很难把它称之为书法吧？汉字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能丢弃吗？你不要，别人还企图想争。韩国的书法家说，这应该称之为“东方文字”，因为韩国、日本都在用。记得当时杜宣先生和他们争论得还很激烈。书法还有个简繁体的问题。用繁体字今天仍然是书法创作的主流，但稍年轻的书法家对繁体字不熟悉，所以经常便会有“丁醜年”，“紅軍不怕遠徵難”，



王伟平 行书

“鬆下問童子”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出现。所以不仅仅对于书法而言，在学生中补充繁体字教育，对于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延续都是有必要的。毛笔今天已不是常用的书写工具，所以喜欢书法的人不少，懂书法的人却不多。书法走进千家万户的愿望虽好，但更重要的是先懂得识别好坏，不能只凭耳闻，只以名气作为好坏贵贱的标准。要成为一个书法家其实很难，而成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，那就不单单是勤学苦练的问题了。人类几千年来审美其实并未改变，流行、时尚，也是一种历史的轮回。书法艺术或许只是小众人群去从事，但它也需要回归，一种对传统审美的回归，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。



茆帆 刚才江宏先生讲的一点我觉得很对：没变过，中国的审美没变过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很浮躁的、拼命追求怪异的现象呢？其中的原因

很复杂，一下子很难讲清楚。在这种状况中，搞书画创作的，回归到自我欣赏，应该是个办法。我觉得，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来抵消现在的一种浮躁，或者讲现在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现在的情况不同了，王羲之写出来的字，我们现在的书法展览不一定能够入选。因为缺乏“冲击力”。开头阿忠先生讲的，把傅山的画拿出来，能入选全国美展？谈都不要谈。那么，现在只好挖空心思，做一张怪面孔——弄个怪，吸引别人的眼球。这些问题令人气短。现在应该倡导的是什么，提倡的是什么？这

里面我觉得，除了教育的问题之外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的领导者、组织者，包括美协、书协这些机构，应该有一个鲜明的态度。比如说，我们开头讲的奥运会开幕式，奥运会开幕式不错，我觉得很振奋。为什么振奋？一开场，弄张手卷出来，下面是幅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弄两个人来跳跳舞，画两笔水墨。尽管形式上还可以探讨，但我还是觉得振奋，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传统，是我们民族的东西。但是，同时问题也暴露了：那个活字印刷，出来第一个“和”字，错了，应该是“禾”字旁，变成“木”字旁了。可能导演没错，演员错了，这是个插曲。但是，由此可以引发一点思考：要把中国这种美好的传统文化展示出来，我们每个人该怎样做？怎样做到最好？还有一件小事可以一提，前两天一个朋友给我看张画，是唐云先生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画的。角上有一个图章，这个图章衍方先生不晓得知不知道，叫“耳视”（童衍方：有的，有的，是邓散木刻的），这个图章实在是太超前了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唐先生用这个图章就让人



茆帆 雨山独居图

颇有感慨了。画是用耳朵来“看”的，这个问题太深刻了。实际上，到现在完全是这样了，现在欣赏书画用耳朵，欣赏音乐用眼睛。先听这个人有没有名气，要看这个拉二胡，吹笛子的漂亮不漂亮？听音乐用眼睛，看字画用耳朵。这真是非常怪异的事情。所以，我觉得现在应该回归到：为自己。写字的人为自己写，画图的人为自己画。这是很个人的事情，每个人把自己弄好了，合为群体，这个“人文”也自然彰显了。至少从书者或画者的角度来说，便是回归到“人文”的本义了。

王伟平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：从书画艺术来讲，本身是小众的，但是，也要看到，几千年书画传承下来了，这是肯定的事实。不过，我要补充一句：你写字为了自己写，但并不等于说这就可以不珍惜传统；要看到，或许将来你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。

江宏 一点也不错。为自己画，为自己写，或许就是最留得住的东西，到最后，要给多多少少人看。但是，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：出发点是什么？如果是画给自己看的，就不用去说了；要是出发点就是准备画给别人看的，那么，画里肯定没有自己。没有自己的东西，叫什么艺术？所以，人文精神有个“人”字。而且，我们中国艺术更是和自己息息相关，譬如书法，书法是和文字结合的；文字，所有的中国思想都在这里。虽然只是几根线条，但是，这很要紧；因为，书法、绘画统统是线条的艺术。线条，是和心灵最相通的东西。最懂我的、最有情趣性的、最有感情色彩的就是线条。在线条里，一个人是逃不掉的。只要是你的笔迹，那么，公安局一查就查出来，逃也逃不掉。笔迹在法庭上是证据。

所以，线条，是如此敏感；可以那么敏感地表达自己的人生，自己性情的东西，自己不发挥，反倒要去写别人的东西，怎么能搞好？



吴中杰 我讲两句。我赞成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观点，就是说搞艺术要有自己的个性，这样子才能搞得。关于主流艺术和非主流

艺术，我觉得这个概念，现在有点混乱。刚刚有位先生讲，传统的是主流，但实际上，主流是指社会的主要潮流，不一定是传统的。在不同的社会，有不同的指向：在中国，主流往往是上面提倡的，换句话说，叫做主旋律；在国外，当权者恐怕无法控制思潮，艺术上的主流往往是沙龙里提倡的。中国意义上的主流，我觉得很少会出彩，按照主旋律搞的东西，很少有出色的。比如说《红楼梦》，曹雪芹在写作的时候，经常是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。他是个败落人家的穷光蛋。当时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是张廷玉，他是康、雍、乾三朝大臣，居官五十载，位至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外加太保，文名很盛，他写的东西，那才是主流。但是，过了若干年之后，除非研究这段历史的人，谁还晓得什么张廷玉。曹雪芹大家都晓得，《红楼梦》都晓得。《红楼梦》出来没有多少时间，有人就讲：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纵读诗书也枉然。你不讲《红楼梦》，你读书读得再多，白读了。非主流变成主流了。所以，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特殊情况下，特别要允许非主流的东西存在。在国外，当然这个主流的东西

可能和我们情况不一样，沙龙控制着主流，但是，也不一定都是好的。比如说，刚刚一位先生说去爱丁堡参观，看到莫奈的画，莫奈的画开始也是非主流。有一张画，不晓得我有没有记错，是马奈画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，几个绅士是西装笔挺的，两个女的是裸体。马奈这张画出来的时候，就进不了沙龙，舆论哗然。左拉出来讲话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认为这张画将来是要进沙龙的。现在不是进了奥赛美术馆了吗？所以，像这种非主流的画，它慢慢也会成为主流。马奈也就成为大师了，他们这批人现在都成为大师了。所以，事物是会转化的。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，我觉得更加应该允许非主流存在。如果没有非主流存在，整个文化都僵化了，包括文学，也包括艺术，都僵化了。那么，在目前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各种协会都是主流来控制的，你们美术家协会是，我们作家协会也是。要允许一些不受主流控制的沙龙、画室，或者文学家的聚会，要允许这种存在，这样，人文的东西才能够丰富得起来。所以我觉得，目前我们应该特别重视、特别珍惜非主流的东西，特别要鼓励非主流的东西。这样子，文学艺术才能够发展起来。将来到底谁成为主流，很难说。



陈琪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研讨会，有各个方面的老师，有国画界的，书法界的，还有油画界的，有这么多老师来探讨这个题目，我感觉非常有必要。刚才这

位老师讲的主流与非主流问题，我们美术家协会确实也遇到过这些问题。刚才讲的一些当时主流的，现在不是主流了；当时不是主流的，现在成为主流。确实，我们现在组织的活动当中也遇到很多问题；但是，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环境，或者我们在组织过程中也很宽容。我们在组织这些大型的主流媒体，或者主旋律的一些展览当中，也吸收了很多当代美术，包括一些很年轻的学校里的学生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。也就是说，把当代美术这一块也包容进来。当代美术，我们不能讲它不好，或者认为它游离了我们主旋律的创作。其实当代美术当中也有很多好的作品，这个我们不能怀疑。从今天来讲，我感觉还是以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来讲比较好。

前几年，《解放日报》有一个标题，我看了感觉很奇怪，就是《中国文化到底能走多远》，这个头版头条的标题下配有两个人的照片，一个是姜昆，一个是海岩，叫这两个人来评论，中国文化到底能走多远。我一看这个题目出得太差了，中国文化到底能走多远？中国这个民族存在，中国文化就永远存在，是不是？我一看，上海的这个主流报纸怎么能提出这种问题？概念不通，而且还要叫海岩和姜昆这两个人来坐镇，我说这两个人又不是文学家，又不是哲学家，又不是社会学家，他们怎么能回答这么大，这么深的问题呢？所以，我就讲，不要去谈什么主流非主流，还是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，这还有一些问题好研究。比如最近我在看电视，看竹林七贤，竹林七贤里的嵇康，四十一岁就被司马炎杀头了，杀头之前，他说他还要喝个酒，弹个广陵散，你再杀我的头。他就感觉到



陈琪 春水花溪图

我是一个文人，我就要这样，这种精神也成为千古美谈。没有这样的人的，杀头之前还要喝喝酒，弹个广陵散，我再走；而且当时司马炎确实要用他，他不要当官，这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人。还有，我们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不是有很多收藏吗，前两天，我们新来的领导要看，我带他们到档案馆，看了那些作品以后，就感觉到：主流非主流，就像刚才讲的，可能会颠倒，不要去讲主流非主流了。因为我们看了好多作品，有四张八大的六尺条屏，保存得非常完好，看了以后，会觉得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文人精神就在这里面。我感觉到，看了那四张画以后，没话讲了，是无价之宝。还有任伯年的十二条屏《群仙祝寿图》，当时任伯年是给一个资本家画的，也可以讲是商品画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价值也没办法谈，世界上就这么一件。就是说，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非常强大的，包括书法。

我再说一个我考虑的问题，我们这

三十年改革开放，三十年的时间，走了西方一百年的路。西方一百年，如果二十年一代人，就五代人过去了。我们这三十年，经济发展了，社会发展了，技术也发展了，但是人还是这一代人，人没有变过，所以在文化上怎么去研究，也要和这个社会结合起来。我们搞创作，在座的各位的书法作品，美术作品，或者走的艺术路子，都没有受到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影响。实际上，大家都根据自己对作品的认识往前走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是做组织工作，但我书法可能比书法家写得还要多，现在

时间虽然不多，但还是用了一半时间写书法。对于现在有些人提出来，书法被计算机代替了，书法再也写不过古人了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感觉书法也在不断地发展，不是说超越古人，但还是在发展。不能说古人写得这么好，我们就不去写，这个不可能。虽然我们看到的还不全面，还不客观，但实际上还在发展。最近，国家提出来，就是创作中国气派和国家形象。中国气派也是提倡中国艺术和人文精神，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中国气派的作品。国家形象也就是说，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包装，什么样的展览，什么样的形式，推到国外去，来反映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形象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走出去的东西，都不是真正能代表我们国家组织的，真能代表国家艺术形象的一些作品。真正的好作品中国太多太多了，但是都走不出去，走出去的大都不是一些真正能代表国家形象的作品，所以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什么样的包装，什么样的展览，来推到

国际上去，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，这里面很多都是可以研究的。



李天纲 我从题目讲起。艺术和人文，其实我们面临一个和国外艺术对比的问题。我觉得，在艺术和人文之间，再引入一个概念，

就是宗教。外国人的艺术，从十八九世纪以来，他们的艺术与宗教是反的，就是他们的人文与宗教是对立的。文艺复兴以后，这个就不讲了。我们中国人讲宗教和人文精神是不对立的，是一致的；欧洲是对立的。欧洲的教会画了很多宗教画，很死板的，而且画了几百年，一成不变。造一个教堂就要画宗教画，玛丽亚、耶稣、圣徒等等，一直要画下去，他们有一贯的东西，后来就僵化了，死板了。你也不能讲它不好，中世纪的一些东西，现在看看，神秘感还是很强的，但是，它到了一成不变之后就死掉了。以后的艺术家，十八九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艺术家，一贯是反对宗教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是不反宗教的，为什么道理呢？从哲学上，我是搞历史的，但要从哲学的观点来讲，按我们中国人的讲法，我们的宗教精神是和内心一致的；西方的宗教精神是外在的，你要崇拜耶稣，耶稣是高高在上的，和你没关系，你自己要把自己都放弃掉，只是去拜他，这跟我们有些老百姓迷信的拜法差不多。但是，我们中国人的宗教精神，实际上和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一致的，尤其是我们的绘画传统。我们明清以来的书画传统，受到了佛教的很大影响。唐代的书画传统

实际上和明清完全不一样，唐代画奔马、打仗、出游、出行，这是一种很开心的世俗生活，但在这种世俗生活中，你没有看到像明清绘画里面那种很神秘的对自然超越性的理解，这种东西是宋以后一点点进入，直到明清；到了“四王”，王时敏、王原祁他们这批人，把山画出了一种灵——抒发自然，就画出了一种灵性的东西。这些东西我觉得，在所谓文人画里边，实际上是受宗教、哲学影响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，和我们内心的这种宗教规划、宗教体验是结合在一起的。这种东西，说实在，在我们现在的作品里，这种超越性不够。我们的中国画传统，实际上是最能表达这种东西的，外国人是跟我们学的。你们讲莫奈，我在波士顿美术馆看到他最东方的一张东西，他画的一个日本女人，尺幅很大，他这幅作品你觉得还是西方人在画一个形——画的是一个形。当然西方人说这画的是神，东方绘画传统是画神的，他们印象派也是走这条路的；但是我们看来，他画的还是一个形。因为西方的传统，西方人讲形是外在的东西，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传统是这样的，但是他们非常希望通过中国画、日本画进入或者得到一种内在的东西。这种东西你在中国优秀的绘画里面能看到非常多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在里面。不只是师法古人，我们以前批评文人画，师法古人只有几笔头的东西，但实际上真正好的师法自然的東西，就像刘熙载《艺舟双楫》和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里讲到的，真的是很传神的东西，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弄出来的话，一定是好作品。这种东西在现在的现代派、后现代派里很少看到，但是在优秀的中国画里有。人文精

神里，从超越性的角度来讲，通过你自己的体验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，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或者是超越到人类之上的一些东西，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宗教精神。这种东西如果能画出来，一定有震撼力，这种震撼不是对眼球的冲击，而是心灵上的震荡。那么中国画里的另外一套传统，比如说“扬州八怪”的东西，比如说以前的“海上画派”，这些都和世俗生活结合的。你要说这个传统世俗性，讲它是商业性，我觉得也不一定，画得好的人，实际上还是有超越性。这种超越性是种什么精神呢？我想，以前的“四王”里有种山林精神，在山里画自然。我们现在的画家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，怎么能在城市里，这么喧闹的场合里，画出一种有超越精神的东西。城市，明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了，所谓城市山林，我们怎么在园林里想办法去做，做出来这种城市山林的东西，真能做得出吗？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做得出的，有些人做出来了。我觉得“八怪”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，但是有时候还是有这种超越性的。去年，我在香港艺术中心看到吴作人的作品展，他用彩色画山水，他画了很多村镇，有两幅是画城市，一种万家灯火的感觉，我觉得有一点超越性。从中国人来讲，怎么从一种人文精神当中超越出来，中国的人文一定是从佛教当中来的，但现在不单单佛教了，刚刚讲到的竹林七贤的这种魏晋精神，实际上也是种宗教精神，中国文化会回过来的。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看《艺舟双楫》，刘熙载是上海人，他在上海写的《艺舟双楫》，明清绘画为什么都在这一带，这个地方以前的思想、文化很发达，他们的精神都是贯穿进去的。



徐建融 我今天是来学习的，人文精神真的不懂，对中国艺术理解也不深，刚才听了各位讲的，感到都很有启发。我想，艺术的真理是多元，主流也好，

非主流也好，应该多元，都可以是好的，每样都可以好，但也可以不好。艺术的标准同生活不一样，生活的标准肯定是一元的：造桥如果造成綦江大桥肯定是不好，造成杨浦大桥肯定是好的，优秀工程；做衣服做成霓裳羽衣肯定是好的，漂亮的服装，皇帝的新衣肯定是不好，是骗子。但艺术当中都可以，你画成杨浦大桥，它是优秀工程，不会塌，画成綦江大桥，它也不会塌的，都可以好；但也都可以不好，画成杨浦大桥是按图施工，没有创意。像莫高窟的壁画就是这样画的，按粉本施工，所以是工匠之作，不入大雅的。画成綦江大桥是胡涂乱抹，荒谬绝伦。你画成皇帝的新衣也好，是大象无形。你说《高山流水》是好的音乐吧，生活当中《高山流水》是好的音乐，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是不好的音乐。艺术当中都可以《高山流水》是好的，南郭先生是大音希声，他也是好的音乐。所以这个标准应该多元，都可以；但是要把每一元都做好。所以我的理解，对每一个人艺术上的观点都赞同，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；但要看做得好不好。正因为艺术标准多元，所以它也有弊端，生活当中标准一元，就没有弊端。生活当中如果标准多元，綦江大桥也好的，造出来很多綦江大桥，就危险了。那艺术当中标

准多元，弊病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钱钟书讲的，艺术、政治、形而上学，这是并列为世界上三大骗人的玩意。就这三样东西可以骗人，其他东西不能骗人，造桥你不能骗人，但这三者是可以骗人的。本来美术主要是画画，还有雕塑。现在，美术变成了“大美术”，变成了“艺术”，什么都可以是艺术。画家们、艺术家们有许多不画画了，去卖虾了，去种水稻了，画画被边缘化了，成了美术中的非主流文化，而行为艺术、观念艺术、装置艺术什么的成了美术中的主流。音乐本来主要是唱歌，还有弹琴。现在，如果音乐也变成了“大音乐”，变成了“艺术”，廖昌永他们不唱歌，

不弹钢琴了，去卖苹果了，去开火车了，认为唱歌、弹琴是音乐中的非主流，这些才是音乐中的主流，这就很荒唐。

刚才讲到主流文化，非主流文化，怎么样才能成为主流文化？我想，强势文化就是主流文化，谁有强势，谁的文化就是主流的一元。在有些地方，谁当官，那么谁提倡的文化，谁提倡的一元，就是主流。其他不做官的，当然本来也是好的，但他的强势可以否定你，至少把你压着，成非主流。那么在全世界来讲，美国是强势文化，中国是弱势文化，所以现在传统受到西方文化殖民的挑战也是如此。不是中国传统不好，西方现代文化好，二者都好，但主要西方现代文化是强势，大家都可以好的，因为他是强势，强势文化就是主流文化。所以，主流文化，非主流文化，我的看法，不是哪一个文化好，都好的，问题要看谁强势。要强势，当然一方面要做官，做得大，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实力提得更高、更强。刚才几位先生也讲了，现在的弊端很多，草书也不规范，许多东西都不懂，传统文化好像更失落了，不仅做不了官，而且自己的实力也不强。这个问题，我的看法，怪来怪去要怪自己，只怪自己不行。比如说，我同刘一闻因为关系比较好，刘先生本来也讲某某写错别字，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讲的，你也写的，我也写的，所以刘先生现在不大讲别人写错别字了。我确实感到自己的实力是很不够的。但如果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卖弄，这个是要指出的。你写陆游的“游”，你三点水不写，硬是要写成走字底，为了显示自己学问好，这个是要指出的，因为这是卖弄，不是无心的错误。如果无意中的错别字，或者草



徐建融 蝶恋花图

书写错了，我们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要怪自己。

过去政协中开会，许多文艺界的委员对市领导提意见，认为上海文化艺术拿不出精品，是市里面不重视，给的钱很少，又管头管脚。没有钱怎么搞得出好作品？艺术家没有自由又怎么搞得出好作品？我在私底下对他们说，陆俨少先生当年六十元一个月工资，还戴了右派帽子，他的精品就在这一时期出现。所以，不是钱多钱少，管严管宽的问题，问题是因为我们无能，加上贪欲、惰性膨胀。我想如果要讲中国的人文精神，谦虚谨慎、反省自己好像是中国的特色，外国人比较强势，他们是进攻型的，会怪别人，中国人要怪自己。所以，要把我们自己弄的非主流的一元弄好。我们非主流并不是因为这一元不好，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实力不够，重视不重视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，但实力需要我们自身来加强。在上博国庆五十周年的读画会上，一批老先生对传统的衰落并失去主流文化的地位痛心疾首，纷纷声讨吴冠中，认为这一结果是因为吴的反传统并倡导西方艺术导致的。我在最后发言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搞好，这不能归罪于美国搞资本主义，应该归罪于“四人帮”的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。同样，传统的衰落，不能归罪于吴的反传统，要问一问我们这批弘扬传统的人自己。指责别人，是西方文化的特点；反省自己，是中国文化的特点。别人的东西，即使我们不喜歡，但不能说它不好，而是我们看不懂。但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。比如说诗、书、画、印的“三绝四全”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画之

所以为中国画的传统，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不是中国画，或者是不好的中国画，标志着传统的衰落。这个问题我就有不同的看法。“三绝四全”当然是传统之一，但不是唯一，不是全部。张择端就不是三绝四全，但我们不能认为《清明上河图》不是中国画。石涛说：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，不以有他人在，董、巨之须眉不能揭诸我之面目，二米之肝腑不能按入我之腹胸，我自揭我之须眉，自按我之肝腑。”但“画之为画，不以有画在，以有诗书在，画之须眉不能揭诸画之面目，画之肝腑不能按入画之腹胸，画应揭书之须眉，应按诗之肝腑”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又有人说，中国画必须与西洋画拉开距离，而不能走中西融合的路子。既然画可以同诗、书、印融合而成为中国画的一种新样式，那么，西洋画同样是画，两种不同的画又为何不能融合呢？所以我始终强调多元化，但每一元的人都应该反省自己，把自己的一元搞好，搞不好，不能怪别人，要怪自己。



刘一闻 谢谢建融兄给我指出，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在一起几乎可以非常随便地交谈，他岂止是我的一字之师。我自己读书也不多，

刚才徐先生讲自己要强起来，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对的。今天这个座谈会是“中国艺术与人文精神”，那么这个话题当然是立根在中国艺术上的。刚才，我观察了一下我们所有的与会的朋友，几乎都是在研究，或者是实践中国艺术的名家，当然也有做西方艺术的，比方说黄阿忠兄，他同时也